

陈忠实

我和当代所有作家一样，
也是想通过自己的笔
画出这个民族的灵魂。

自选集

陈忠实◎著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自选集系列

海南出版社

陈忠实

自选集

陈忠实◎著

海南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忠实自选集 / 陈忠实 著; -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5443-2288-1

I. 陈... II. 陈...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第 163295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bookstore.com>

陈忠实自选集

作 者: 陈忠实

责任编辑: 刘 靖

特约编辑: 吴 鸿 汤万星

装帧设计: 陆智昌

责任印制: 杨 程

印刷装订: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读者服务: 杨秀美

总经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43.25

字 数: 800 千

书 号: ISBN 978-7-5443-2288-1

定 价: 4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代自序 我的文学生涯

——陈忠实自述

我生长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听说我的一位老爷（父亲的爷爷）曾经是私塾先生，而父亲已经是一个纯粹的农民，是村子里头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打算盘也能提起毛笔写字的农民。我在家乡解放后的第二年入学，直到一九六二年高中毕业回乡，之后做过乡村学校的民办教师，乡（公社）和区的干部，整整十六年。我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有些了解，是这段生活给予我的。直到一九七八年秋天，我调入西安郊区文化馆。我再三地审视自己判断自己，还是决定离开基层行政部门转入文化单位，去读书去反省以便皈依文学。一九八二年冬天，我调到省作协专业创作组。在取得对时间的完全支配权之后，我几乎同时决定，干脆回归老家，彻底清静下来，去读书，去回嚼二十年里在乡村基层工作的生活积蓄，去写属于自己的小说。我的经历大致如此。

我在小学阶段没有接触过文学作品，尚不知世有“作家”和“小说”。上初中时我阅读的头一本小说是《三里湾》，这也是我平生阅读的第一本小说。赵树理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而三里湾的农民和农村生活对我来说却是熟识不过的。这本书把我有关农村的生活记忆复活了，也是我第一次验证了自己关于乡村关于农民的印象和体验，如同看到自己和熟识的乡邻旧时生活的照片。这种复活和验证在幼稚的心灵引起的惊讶、欣喜和浮动是带有本能性的。我随之把赵树理已经出版的小说全部借来阅读了，这时候的赵树理在我心目中已经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我人生历程中所发生的第一次崇拜就在这时候，他是赵树理。也就是在阅读赵树理小说的浓厚兴趣里，我写下了平生的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是在初中二年级的一次自选题作文课上写下的。我这一生的全部有幸和不幸，就是从阅读《三里湾》和这篇小说的写作开始的。

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我的兴趣就不仅仅局限于验证自己的生活印象了。一本本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画卷：顿河

草原哥萨克人矫悍的身影（《静静的顿河》），使人惨不忍睹的悲惨世界（《悲惨世界》），新世界诞生过程中铁与血交织着的壮丽的人生篇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类争取自由幸福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无畏的气概（《牛虻》）……所有这些震撼人心的书籍，使我的眼睛摆脱开家乡灞河川道那条狭窄的天地，了解到在这个小小的黄土高原的夹缝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我的精神里似乎注入了一种强烈的激素，跃跃欲成一番事业了。父亲自幼对我的教诲，比如说人要忠诚老实啦，人要本分啦勤俭啦，就不再具有权威的力量。我尊重人的这些美德的规范，却更崇尚一种义无反顾的进取的精神，一种为事业、为理想而奋斗的坚忍不拔和无所畏惧的品质。父亲对我的要求很实际，要我念点书，识得字儿：算个数儿，不叫人哄了就行了，他劝我做个农民，回乡务庄稼，他觉得由我来继续以农为本的家业是最合适的。开始我听信的话，后来就觉得可笑了，让我挖一辈子土粪而只求得一碗饱饭，我的一生的年华就算虚度了。我不能过像阿尔青（保尔的哥哥）那样只求温饱而无理想追求的猪一样的生活。大约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想搞文学创作的理想就基本形成了。

而我面对的现实是：高考落第。我们村子里第一个高中毕业生回乡当农民，很使一些供给孩子读书的人心里绽了劲儿，我的压力又添了许多，成为一个念书无用的活标本。回到乡间，除了当农民种庄稼，似乎别无选择。在这种别无选择的状况下，我选择了一条文学创作的路，这实际上无异于冒险。我阅读过中外一些作家成长道路的文章，给我的总体感觉是，在文学上有重要建树的人当中，幸运儿比不幸的人要少得多。要想比常人多所建树，多所成就，首先要比常人付出多倍的劳动，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甚至是痛苦的折磨。有了这种从旁人身上得到的生活经验，我比较切实地确定了自己的道路，消除了过去太多的轻易获得成功 的侥幸心理，这就是静下心来，努力自修，或者说自我奋斗。我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程，自学四年，练习基本功，争取四年后发表第一篇作品，就算在“我的大学”领到毕业证了。结果呢？我经过两年的奋斗就发表作品了。当然，我忍受过许多在我的孩子这一代人难以理解的艰难和痛苦，包括饥饿以及比鼓励要更多的嘲讽，甚至意料不到的折磨与打击。为了避免太多的讽刺和嘲笑给我带来平白无故的心理上的伤害，我使自己的学习处于秘密状态，与一般不搞文学的人绝口不谈文学创作的事，每被问及，只是淡然回避，或转移话题，即使我的父亲，也不例外。

我很自信，又很自卑，几乎没有勇气去拜访求教那些艺术大家。像柳青这位我十分尊敬的作家，在他生前，我也一直没有勇气去拜访，尽管我是他的崇拜者。我在爱上文学的同时，就知道了人类存在着天才与非天才的极大差别。这个天才搅和得我十分矛盾而又痛苦，每一次接到退稿信的第一反应，就是越来越清楚地确信自己属于非天才类型。尤其想到刘绍棠戴着红领巾时就蜚声文坛的难以理解的事实，我甚至悲哀起来了。我用鲁迅先生“天才即勤奋”的哲理与自己头脑中那个威胁极大的天才的魔影相抗衡，而终于坚持不辍。如果鲁迅先生不是欺骗，我愿意付出世界上最勤奋的人所能付出的全部苦心和苦力，以弥补先天的不足。

我发表的第一篇习作是散文《夜过流沙沟》，一九六五年初刊载于《西安晚报》副刊上。第一篇作品的发表，首先使我从自信和自卑的痛苦折磨中站立起来，自信第一次击败了自卑。我仍然相信我不会成为大手笔，但作为追求，我第一次可以向社会发表我的哪怕是十分微不足道的声音了。我确信契诃夫的话：“大狗小狗都要叫，就按上帝给它的嗓子叫好了。”我不敢确信自己会是一个大“狗”，但起码是一个“狗”了！反正我开始叫了！一九六五年我连续发表了五六篇散文，虽然明白离一个作家的距离仍然十分遥远，可是信心却无疑更加坚定了。不幸的是，第二年春天，我们国家发生了一场动乱，就把我的梦彻底摧毁了。我十分悲观，看不出有什么希望，甚至连生活的意义也觉得黯然无光了。我一生中最悲观的时期，就是在这一段。我发现，为了文学这个爱好，我可以默默地忍受生活的艰难和心灵上的屈辱；而一旦不得不放弃文学创作的追求，我变得脆弱了，麻木了，冷漠了，甚至凑合为生了。

一九七八年，中国文学艺术的冻土地带开始解冻了。经过了七灾八难，我总算在进入中年之际，有幸遇到了令人舒畅的文学艺术的春天。初做作家梦的时候，把作家的创作活动想象得很神圣，很神秘，也想象得很浪漫。及至我也过起以创作为专业的生活以后，却体味到一种始料不及的情绪：寂寞。长年累月忍受这种寂寞，有时甚至想，当初怎么就死心塌地地选择了这种职业？而现在又别无选择的余地了。忍受寂寞吧！只能忍受，不忍受将会前功尽弃，一事无成。忍受就是与自身的懈怠作斗争，一次一次狠下心把诱惑人的美事排开。当然，寂寞并不是永久不散的阴霾，它不断地会被撕破或冲散，完成一部新作之后的欢欣，会使备受寂寞的心得到最恰当的慰藉，似乎再多的寂寞也不算得什么了。尤其是在

生活中受到冲击，有了颇以为新鲜的理解，感受到一种生活的哲理的时候，强烈的不可压抑的要求表现的欲念，就会把以前曾经忍受过的痛苦和寂寞全部忘记，心中洋溢着一种热情：坐下来，赶紧写……

小屋里就我一个人。稿纸摊开了，我正在写作中的那部小说里的人物，幽灵似的飘忽而至，拥进房间。我可以看见他们熟悉的面孔，发现他今天换了一件新衣，发式也变了，可以闻到他身上那股刺鼻的旱烟味儿。我和他们亲密无间，情同手足。他们向我诉叙自己的不幸和有幸，欢乐和悲哀，得意和挫折，笑啊哭啊唱啊。我的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是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山川河流，有风霜雨雪，四季变换极快，花草树木忽荣忽枯；有男人女人，生活旅程很短，从少年到老年，说老了就老了。这个世界具有现实世界里我经见过的一切，然而又与现实世界完全绝缘。我进入这个世界，就把现实世界的一切忘记了，一切都不复存在，四季不分，宠辱皆忘了。我和我的世界里的人物在一起，追踪他们的脚步，倾听他们的诉说，分享他们的欢乐，甚至为他们的痛苦而伤心落泪。这是使人忘却自己的一个奇妙的世界。这个世界只能容纳我和他们，而容不得现实世界里的任何人插足。一当某一位熟人或生人走进来，他们全都惊慌地逃匿起来，影星儿不见了。直到来人离去，他们复又围来，甚至抱怨我和他聊得太久了，我也急得什么似的……

我在进入四十四岁这一年时很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五十岁这年龄大关的恐惧。如果我只能写发发如那时的那些中短篇，到死时肯定连一本可以当枕头的书也没有，五十岁以后的日子不敢想象将怎么过。恰在此时由《蓝袍先生》的写作而引发的关于这个民族命运的大命题的思考日趋激烈，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创作理想，必须充分地利用和珍惜五十岁前这五六年的黄金般的生命区段，把这个大命题的思考完成，而且必须在艺术上大跨度地超越自己。当我在草稿本上写下《白鹿原》的第一行字的时候，整个心理感觉已经进入我的父辈爷辈老老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原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这是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在我即将跨上五十岁的这一年的冬天，也就是一九九一年的深冬，《白鹿原》上三代人的生的欢乐和死的悲凉都进入最后的归宿。我这四年里穿行过古原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的烟云，终于要回到现实的我了。掀开新的一页稿纸，便有一种“倒计时”的怦然。然而当每天的黑夜降临时，心里的孤情简直不可承受。

《白鹿原》出版后，我基本没有再写小说。我想读书，我想通过广泛的阅读进一步体验艺术。我不追求著作等身，只要有生之年能多出一本两本聊以自慰死后可以垫棺做枕的书，就算我的兴趣得到了报偿。未来的创作是不是鸿篇巨制，是否要超过《白鹿原》，我根本就不思考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白鹿原》已成为历史，没有必要跟它较劲。我只是尊重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感觉，最终能形成什么样的作品，那就写个什么样的作品献给读者。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只要有独立生存的价值，只要是实实在在达到了我所体验到和追求的目标，我就感到欣慰了，因为，它们都是我的孩子。

（原载《小说评论》2003年第5期）

目 录

代自序 我的文学生涯	1
------------------	---

短篇小说	1
------------	---

信任 / 3	
尤代表轶事 / 11	
霞光灿烂的早晨 / 24	
马罗大叔 / 32	
到老白杨树背后去 / 43	
打字机嗒嗒响 / 54	
桥 / 67	
失重 / 80	
舔碗 / 91	
轱辘子客 / 100	
害羞 / 108	
两个朋友 / 122	
日子 / 137	
作家和他的弟弟 / 145	
腊月的故事 / 152	
猫与鼠，也缠绵 / 168	
娃的心 娃的胆 / 180	
一个人的生命体验 / 190	

中篇小说	201
------------	-----

康家小院 / 203	
蓝袍先生 / 244	
夭折 / 323	

四妹子 / 373
最后一次收获 / 452

散文随笔 495

生命之雨 / 497
晶莹的泪珠 / 502
汽笛·布鞋·红腰带 / 508
拥有一方绿荫 / 512
绿蜘蛛，褐蜘蛛 / 515
别路遥 / 521
贞节带与斗兽场 / 523
北桥，北桥 / 527
口红与坦克 / 531
告别白鸽 / 533
追寻貂蝉 / 539
喇叭裤与“本本” / 541
伊犁有条渠 / 545
旦旦记趣 / 548
何谓良师 / 551
何谓益友 / 561
关于皇帝 / 570
释疑者 / 571
三九的雨 / 573
六十岁说 / 576
原下的日子 / 579

对 话 585

关于《白鹿原》与李星的对话 / 587
《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与远村答问录 / 603
关于四十五年的答问 / 610

长篇小说（选章） 615

第一章 / 617
第九章 / 627

第十一章 / 640

第十七章 / 651

第三十四章 / 664

附 录

陈忠实作品年表 (1982 ~ 2006)..... 677

短篇小说

河滩上似乎时有微风掠过，那风不是天生而是涌流的河水掀动起来的。缓缓涌动的黄河在这儿没有涛声，偶尔才有一声水波相击的微弱的闷响，却使人感受到了一种潜伏着的深厚雄浑的力量。

——《娃的心 娃的胆》

信 任

一

一场严重的打架事件搅动了罗村大队的旮旯拐角。被打者是贫协主任罗梦田的儿子大顺，现任团支部组织委员。打人者是“四清运动”补划为地主成分、今年年初平反后刚刚重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罗坤的三儿子罗虎。

据在出事的现场——打井工地——的目睹者说，事情纯粹是罗虎寻衅找碴闹下的。几天来，罗虎和几个“四清运动”挨过整的干部的子弟，漂凉带刺，一应一和，挖苦臭骂那些“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参与过“四清运动”的贫协主任罗梦田的儿子大顺，明明能听来这些话的味道，仍然忍耐着，一句不吭，只顾埋头干活。这天晌午，井场休息的时光，罗虎一伙骂得更厉害了，粗俗的污秽的话语不堪入耳！大顺臊红着脸，实在受不住，出来说话了：“你们这是骂谁啊？”

“谁‘四清运动’害人就骂谁！”罗虎站起来说。

大顺气得呼呼儿喘气，说不出话。

罗虎大步走到大顺当面，更加露骨地指着大顺臊红的脸挑逗说：“谁脸发烧就骂谁！”

“太不讲理咧！”大顺说，“野蛮——”

大顺一句话没说完，罗虎的拳头已经重重地砸在大顺的胸口上。大顺被打得往后倒退了几步，站住脚后，扑了上来，俩人扭打在一起。和罗虎一起寻衅闹事的青年一拥而上，表面上装作劝解，实际是拉偏架。大队长的儿子四龙，紧紧抱住大顺的右胳膊，又一个青年架住大顺的左胳膊，一任罗虎拳打脚踢，直到大顺的脸上哗地蹿下一股血来，倒在地上人事不省……这是一场预谋的事件，目睹者看得太明显了。

一时间，这件事成为罗村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那些参与过“四清运动”的

人，那些“四清运动”受过整的人，关系空前地紧张起来了。一种不安的因素弥漫在罗村的街巷里……

二

春天雨后的傍晚，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块块云彩悠然漫浮；麦苗孕穗，油菜结荚；南坡上开得雪一样白的洋槐花，散发着阵阵清香，在坡下沟口的靠茬红薯地里，党支部书记罗坤和五六个社员，执鞭扶犁，在松软的土地上耕翻。

突然，罗坤的女人失急慌忙地颠上塆坎，颤着声喊：“快！不得了……了……”

罗坤喝住牛，插了犁，跑上前。

“惹下大……祸咧……”

罗坤脸色大变：“啥事？快说！”

“咱三娃和大顺……打捶，顺娃……没气……咧……”

“现时咋样？”

“拉到医院去咧……还不知……”

“啊……”

罗坤像挨了一闷棍，脑子嗡嗡作响，他把鞭子往地头一插，下了塆坎，朝河滩的打井工地走去，衣褂的襟角，擦得齐腰高的麦叶刷刷作响。

打井工地上，木柱、皮绳、镢、锨胡乱丢在地上，临近的麦苗被攘践倒了一片，这是殴斗过的迹象。打井工地空无一人，井架悄然撑立在高空。

从临时搭起的夜晚看守工具的稻草庵棚里，传出轻狂的说话声。罗坤转到对面一看，三儿子罗虎正和几个青年坐在木板床上打扑克哩。

罗坤盯着儿子：“你和大顺打架来？”

儿子应道：“嗯！”

罗坤问：“他欺负你来？”

儿子不在乎：“没有。”

“那为啥打架？”

于是，儿子一五一十地述说了前后经过，他不隐瞒自己寻事挑衅的行动，倒是敢作敢当。

罗坤的脸铁青，听完儿子的述说，冷笑着说：“是你寻大顺的事，图出气！”

儿子拧了一下脖子，翻了翻眼睛，没有吭声，算是默认。那神色告诉所有人，他不怕。

罗坤又问：“我在家给你说的话忘咧？”

“没！”儿子说，“他爸‘四清’时把人害扎咧！我这阵不怕他咧！他……”

罗坤再也忍不住，听到这儿，一扬手，那张结满胼甲的硬手就抽到儿子白里透红的脸膛上——

“啪！”

儿子朝后打个闪腰，把头扭到一边去。

罗坤转过身，大步走出井场，踏上了暮色中通往村庄的机耕大路。

这一架打得糟糕！要多糟糕有多糟糕！罗坤背着手，在绣着青草的路上走着，烦躁的心情急忙稳定不下来。

贫协主任罗梦田老汉在“四清运动”中是工作组依靠的人物，在给罗坤补划地主成分问题上，盖有他的大印。在罗坤被专政的十多年里，他怨恨过梦田老汉：你和我一块耍着长大，一块逃壮丁，一块搞土改，一块办农业社，你不明白我罗坤是啥样儿人吗？你怎么能在那些由胡乱捏造的证明材料上盖下你的大印呢？这样想着，他连梦田老汉的嘴也不想招了。有时候又一想，“四清运动”工作组那个厉害的架势，倒有几个人顶住了？他又原谅梦田老汉了。怨恨也罢，原谅也罢，他过的是一种被专政的日子，用不着和梦田老汉打什么交道。今年春天，他的问题终于平反了，恢复了党籍，支部改选，党员们一口腔又把他拥到罗村大队最高的领导位置上，他流了眼泪……

他想找梦田老汉谈谈，一直没谈成。倔得出奇的梦田老汉执意回避和他说。前不久，他曾找到老汉的门下，梦田婆娘推说老汉不在而谢绝了。不仅老贫协对他怀有戒心，那些“四清运动”中在工作组“引导”下对干部提过意见的人，都对重新上台的干部怀有戒心。党支部罗坤最伤脑筋的就是这件事。想想吧，人心不齐，你防我，我防你，怎么搞生产？怎么实现机械化？正当他为罗村的这种复杂关系伤脑筋的时候，他的儿子又给他闯下这样的祸事……

三

罗坤径直朝梦田老汉的门楼走去。当他跨进木门槛的时候，心里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准备承受梦田老汉最难看的脸色和最难听的话。

小院停着一辆自行车，车架上挂着米袋面包和衣物之类，大约是准备送给病人的。上房里屋里，传出一伙人嘈嘈的议论声：

“这明显是打击报复……”

“他爸嘴上说得好，‘保证不记仇恨’，屁！”

“告他！往上告！这还有咱的活处……”

说话的声音都是熟悉的，是几个“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和梦田的几个本家。罗坤停了步，走进去会使大家都感到难堪。他站在院中，大声喊：“梦田哥！”屋里谈话声停止了。

梦田老汉走出来，站在台阶上，并不下来。

罗坤走到跟前：“顺娃伤势咋样？”

“死了拉倒！”梦田老汉气哼哼地顶撞。

“我说，老哥！先给娃治病，要紧！”罗坤说，“只要顺娃没麻达，事情跟上处理。”

“算咧算咧！”梦田老汉摇着手，“棒槌打人手抚摸，装样子做啥！”

说着，跨下台阶，推起车子，出了门楼。

罗坤站在院子当中，麻木了，血液涌到脸上，烧躁难耐，他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应当是受人尊重的年龄啊！他走出这个门楼的时光，竟然不小心撞在门框上。

走进自家门，屋里围了一脚地人，男人女人，罗坤溜了一眼，看出站在这儿的，大都是“四清运动”和自己一块挨过整的干部或他们的家属。他们正在给胆小怕事的老伴宽解：

“甭害怕！打咧就打咧！”

“谁叫他爸“四清运动”害了人……”

“他梦田老汉，明说哩，现时臭着咧！”

这叫给人劝解吗，这是煨火哩！罗坤听得烦腻，又一眼瞥见坐在炕边上的大队长罗清发，心里就又生气了：你坐在这里，听这些人说话听得舒服！他和大队长搭话，大队长却奚落他说：“你给梦田老汉回话赔情去了吧？人家给你个硬顶！保险！你老哥啊！太胆小咧！简直窝囊！”

罗坤坐在灶前的木墩上，连盯一眼也不屑。他最近以来对大队长很有意见：大队长刚一上任，就在自己所在的三队搞得一块好庄基地。这块地面曾经有好几户社员都申请过，队里计划在那儿盖电磨磨房，一律拒绝了。大队长一张口，小队长为难了，到底给了。好心的社员们觉得大队长受了多年冤屈，应该照顾一下，通过了。接着，社办工厂朝队里要人，又是大队长的女儿去了，社员一般的没什么意见，也是出于照顾……这该够了吧？你的儿子伙着我的三娃，还要打人出气，闯下乱子，你不收拾，倒跑来给女人撑腰打气。“把你当成金叶子，原来才是块铜片子！”

罗坤黑煞着脸，表示出对所有前来撑腰打气的好心人的冷淡。他不理睬任何